



記憶中的故事

王真光 著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記憶中的故事

王 真 光 著

文化 生活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六 • 上 海

內 容 提 要

是一個短篇小說集，包括『記憶中的故事』等四個短篇。

『記憶中的故事』，寫地下黨員和敵後人民如何不怕犧牲，掩護一個負傷的新四軍幹部脫險，表現了革命人民高貴的品質；『水源』，寫滬口水電廠的青年團員們，如何勇敢地到江底搶救水源，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完成了任務；『在旅客們中間』，寫一列火車上的旅客們，如何熱心地搶救和照顧車廂裏的病人，表現了新社會裏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係；『信號燈』，記述一個老搬道工人改進信號燈的故事。

記 憶 中 的 故 事

王 真 光 著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出 版

（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）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玖號

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書 號 579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2 5/16 字數 41,000

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14,600 定價 (6) 0.22 元

目次

記憶中的故事.....	一
水源.....	三五
在旅客們中間.....	四三
信號燈.....	五七

記憶中的故事

每當同志們提起上療養院，我就想起了自己的一段經歷來。我記起的是一段不平凡的、用血和生命換來的療養生活。雖然隔了這許多年，但是在我記憶中一直是非常鮮明的。……

一九四二年的冬天，皖南事變後，新四軍在江北新成立了一個支隊。那時，我在這個支隊裏搞組織工作。我們準備在這個地區重新扎下根，鞏固根據地，堅持鬥爭。可是日本鬼子也在同時想攫取這塊地方，擴展地盤。鬼子日夜在長江兩岸進行掃蕩，他們駐在沿江一帶的大村莊裏，到處修起了崗樓。我們在這塊地方工作的原有基礎垮了，不得不在夾縫中向敵人襲擊。爲了打開這個局面，對敵人更有效地鬥爭，必須打下新的基礎。因此，我被派到江南去活動。但我第一次並沒有完成任務，我在中途負了傷。由於地下關係的掩護和照顧，我才脫了險，才能够在後來到江南去繼續鬥爭。這對於個人來講是生死攸關的分界點，但我要講它，却不是爲了這一點；我是想說明我從此更懂得了革命事業的整體利益。這件事一直活在我的心裏而給我力量，就是我認清了在革命中的人們是怎樣地心心相連、血肉相關的！那

麼，今天從回憶中發掘出這個故事，也應該有它的意義吧？

現在，我開始講這個故事。

當組織上第一次交代任務之後，我在陰曆正月初三那天由無爲縣出發了。引導我前去的是一個年青的聯絡員。他是一個機警、活潑的人，而且對路途很熟，所以沿途敵人的崗警雖多，我們仍然能够順利地到達江邊。

在快到江邊的時候，聯絡員向我說：

「我們找了個地下關係，把你送過江去，他在江邊等我們，這人叫吳仁貴，很可靠……你看，那邊不是有個人嗎？」

我順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，果然在一排樹木之間有一個人。

這地方四周不靠村子，除了些河汊子、乾蘆葦和禿樹枝以外，什麼也沒有，顯得十分荒涼。

聯絡員用手做成喇叭嘴喊道：「喂——」

那人就向我們這裏走來了。

他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人，面孔黝黑、發亮，嘴上有一撮鬍子，看樣子是個有經驗的精明人。他上身穿着黑藍相間的破棉襖，下身却穿着條單褲子。看見我們，他先笑了，露出一口大牙。

「吳仁貴，船準備好了嗎？」聯絡員問。

「好了，等了半天啦！」一個既粗又啞的聲音。

「這是要過江的方同志，」聯絡員介紹着，吳仁貴立刻和我緊緊地握了握手，兩眼盯直望着我。我說：

「情況怎麼樣？過江有沒有問題？」

「都準備好啦！我們等太陽落地再過，東洋人的小巡艇此刻不出來。你看見吧？江心停了幾隻軍艦，那沒得關係，軍艦不管民船。滾，就怕小巡艇……」

聯絡員說：「保險吧？上級可有交代，不許出錯！」

「曉得，組織上派我來是信得過我，那還能馬虎？」

我問他：「是黨員嗎？」

他笑着點了點頭。

這時太陽稍稍偏西，時間還早，我就坐下來和他策劃一下以防萬一的措施。爲了遮掩耳目，我們決定在小碼頭起渡，並且捎帶幾個乘客。

吳仁貴準備船去了。

小碼頭的人並不多，除了兩個小販，就只有三五隻船。所謂小碼頭，只是一個較平坦的

江岸，並沒有什麼『碼頭』。我們吃了點東西，在太陽平西的時候上了船。同船的還有三位乘客，都是當地的農民，由江北回江南去的。吳仁貴和他們很熟悉，有說有笑。聯絡員向我使了個眼色告別，船開動了……

向西望去，太陽照在江面上，水波粼粼，金光耀眼；往東看却是一股灰色的霧氣罩在江上，江心中除了幾隻黑灰色的軍艦什麼也沒有。這時水面很靜，我們的船順流往東南方向前進，和對岸地點恰成一個三角形。吳仁貴用他有力的兩臂划船，兩眼盯着前方。

『聽說新四軍又開過來啦，可對？』

一位乘客突然說了這麼一句。因為在江中不怕有人聽見，所以聲音稍大了些。另一個入接過去：『新四軍哪刻也走不了，仁貴哥，你講，這不是真的嗎？』

吳仁貴只是微笑不答話。

『我看東洋人瞎鬧，站不住！』那人又說。

『現在勿好講，這幾天他們調來的兵不少呢！』

『東洋人給你的情報！』那人說着，氣嘟嘟地站起來：『仁貴，我幫你划，你歇歇！』

『不，我划。』吳仁貴笑着說。

那人不肯，硬奪過兩把槳，吳仁貴這才讓了他。但他還未坐定，軍艦上突然一聲響亮，起

錨了。大家一齊望去，只見水兵在打旗語，兵艦旁的小艇開始發動。『糟了！』每個人心裏似乎都這樣說，大家開始驚慌起來。吳仁貴挺直了身子，一字一眼地說：『不要慌，沒得關係，軍艦調動攪不到我們。給我，我來！』他又接過雙槳，用力一划，小船便直綫前去。

吳仁貴雖然安慰了大家，但每個人還是不放心地兩眼盯着那些調動着的軍艦。誰也猜不透軍艦爲什麼突然起錨，心頭覺得很沉重。

在天色濛濛黑的時候，總算搖到了對岸。

『唉呀，到了！』大家舒了一口氣，好像慶幸在江心沒有遇到鬼子的巡艇而感到高興。我暗自稱讚吳仁貴，抬頭望他，他正扛着跳板準備往岸上搭。

這時，突然從岸上跑來了一個身材很矮的人。

『仁貴，過來啦？』

吳仁貴沒來得及回答，那人就敏捷地跳上了船，在吳仁貴耳邊低低說了些什麼。我只見吳仁貴的臉色突然變得嚴肅起來，回頭瞥了我一下，並向我招招手。

我走過去。他說：『情況不好，東洋人大掃蕩，十路出發……』那人插嘴說：『剛得的情報，敵人馬上就到江邊，過不去了，要趕快躲一躲！』然後又低聲向我說：『我是支隊的情報員，無論如何不能再去啦。』吳仁貴望了望我，似乎是徵求我的意見，我見事已如此，只好說：

『好吧。』

立時，船掉轉了頭。這引起了大家的驚慌，我和吳仁貴詳細地向他們解釋了一番，這才又開動了船。

天已經黑了，江面上仍然很靜，除了遠處傳來幾聲莫明其妙的響聲以外，就只聽見船舷的水嘩嘩作響，每個人的心也隨着水聲緊張着。

船，是往哪裏走？將要遭遇到什麼危險？誰也不知道，我們在黑暗中向前摸索。

突然，沉重的馬達聲劃破了空際，吳仁貴情不自禁地叫了聲：『糟糕，小巡艇追來了！』說着，軍艦上的探照燈射出明亮的電光，像一根白柱子在江面的上空移動着。小巡艇的馬達聲越來越清晰了。我催促着向上游划去，儘可能避開那討厭的探照燈光。同時暗自準備好了短槍，以防萬一。

逆水行舟本不是容易的事，何況在這種情況下更是覺得進一步退兩步，誰都急出了一身汗。吳仁貴雖然有力氣，但已經疲憊了。我們一連換了兩個人搖槳，還是速度不快。探照燈在江面上仔細地搜尋着。看樣子是發現了我們，它在我們船的周圍來回照了幾次。幾分鐘後，小巡艇就向着我們開來了。不一會，就聽見鬼子遠遠叫喚：『逃馬雷！逃馬雷！』

我只顧吩咐：『沉着些，快划！』

但是，探照燈光射住我們不放，我們東躲西彎，始終逃不出他們的視線。鬼子不停地叫喊着，突然響起了清脆的槍聲。

吳仁貴大聲說：『前面是個沙洲，都是蘆葦，先躲到那裏去吧！』

果然，前面出現了黑蓬蓬的東西。一股希望鼓動着我們，我們齊力猛划，稍微向北一轉，不久，我們的船就鑽進一片蘆葦裏。船並未停妥，就亂起來，有兩個人爭先恐後地要下船。小船劇烈地動盪着。吳仁貴吼着：『不要慌，一個一個下！』話剛落音，後面就響起了機關槍。吳仁貴督促着：『快往裏鑽！』我看不清他的臉，聽聲音他是很鎮靜的。然後他抓住我的膀子說：『上去吧！』

在我登上沙洲的時候，他在我後面，停在那裏不動，我回頭說：『走！』

『不，我掩護你！』

『我有槍，你快往裏走！』

『你可沒有我對此地熟哩，快走吧！』

說着，一梭子子彈打過來，震得蘆葦亂響，我們倆不自主地低下身子。鬼子的探照燈還是往這裏照，汽艇越來越近了。情勢已經相當緊張，我推了吳仁貴一把：『走！』

他急切地說：『不行，組織上給我的任務是要我掩護你！』

我命令他：『快走！』

他反而伏下身去。正在這時，我們旁邊突然火光一閃，轟的一聲，連泥帶水飛濺起來，在我周圍佈滿了濃烟，緊接着又是一梭子機槍。

等我定一定神，不見了吳仁貴。想喊又不便喊，同時我發覺我的兩腿麻木，站立不住，『掛彩了吧？』這麼一想，就軟軟地倒下去。

鬼子哇啦哇啦叫着從側面登上沙洲了。我連忙往前爬了兩步，只聽江水拍搭拍搭響，知道是在岸邊上。這時我只有一個念頭：『不能做俘虜！』回頭傾聽一下，鬼子就在近處吼叫。我拔出槍想打，但看不清目標，立時又想到洲上還有幾個人，打不中豈不連累了他們？於是心一橫，就潛下水去。

那沙灘邊的水不太深，當我下去以後，水只到肚子，我立刻蹲下。伸手一摸，靠着我的是一些蘆葦根，大概是成年累月叫水冲刷的吧，洲岸的蘆葦叢下有個洞，發現了它，我馬上鑽到裏面去。我剛進洞，鬼子就在我頭上叫嚷起來，還打了幾槍。不過，汽艇馬達響了一陣之後，一切又歸寂靜了。

我蹲在水裏。水浸着我的傷口。不覺疼，只是不能動一動。

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忽聽得頭上邊有蠅蠅叫。這時候在這個地方哪裏來的蠅蠅？但一轉念：是不是敵人還沒走，故作圈套來捉我？剛這樣想過，又聽見水在嘩嘩響，好像有船划過來了，我更驚悸。槍還在我手裏，我準備着最後跟敵人決戰。

『喂——喂——』

是一個輕輕的、低啞的聲音在叫，是那麼熟悉，好像是在哪裏聽到過……我陡然想起了聯絡員這樣叫過，但這是誰呢？不會是吳仁貴吧？我含着希望傾聽着。過了一會，聲音又沒有了。這時，只聽風吹着蘆葦沙沙地響。無月夜加陰天，我什麼也看不見，只有偶而從軍艦上發出的探照燈光在空中迴照着。漸漸地，我的體力不支了，下身全部麻木，不久，就昏迷了過去。……

廟會上的人真多，人擠人，我也在擠，這是什麼地方呢？好像是我童年時在家鄉趕廟會。擠得很氣悶，如同有人掐住了我的脖子一樣，我急得喊，於是睜開了眼睛——

『啊，回過氣來啦！』

有人在我頭上這樣說。我看了一下，小油燈的火苗照着我的臉，我很驚奇，但我又疲憊

地閉上了眼。

待我完全清醒過來，已經是第二天的深夜了。

我躺在床上，吳仁貴坐在我旁邊，另外還有一位老媽媽。我以疑慮的眼光望着他們。吳仁貴說：「沒得外人，陳繼寶的媽媽。」我不知道陳繼寶是誰，只見老媽媽端了一碗水來，她說：「喝點吧！」我不能動，她把碗放在我的唇邊，在這一瞬間，我好似看見了我的母親。

我喝了水說：「謝謝，媽媽！」

她望着我，嘆了口氣。吳仁貴問我：「覺得怎麼樣？傷可不輕啊！」

我說：「腿受傷啦！這是哪裏？」

「泥汙……」

「泥汙？」我吃了一驚，泥汙是鬼子的據點呀，怎麼到這裏來？吳仁貴大概看出我的神情，解釋說：「離崗樓子近更保險，放心吧，好好養傷就是。」

陳媽媽也說：「在此地有我就有你！夜裏，我一聽講是「同志」，心就像一把抓上來，你，你不曉得……」不知怎的她哽咽了。吳仁貴接下去說：「她兒子在我們軍部裏，皖南事變後至今沒下落，陳大媽可真是日夜盼兒子呀！」

這時，她的眼淚像斷了綫的珠子一字兒往下滾。然後，深深嘆了口氣說道：「我不光盼

兒子，我是盼自己人，我曉得你們早晚要回來的，前夜我還做了一個夢……」

「咳，講這幹嘛！」吳仁貴把手一擺阻止住她。接着自己却嘮叨起來了：「我就講，老百姓離不了共產黨，只要是黨說句話，就是上刀山我也有胆量……」

三個人三種心情。我是在想：我怎麼會到了這個地方？沙洲上到底出了什麼事？那些人的下落又怎麼樣？當然，我知道是吳仁貴把我救下來的，可是從沙洲上那個蘆葦洞裏找到我，又是在黑夜裏渡江，要通過敵人的警戒綫才能到這裏，這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情，需要有多大的堅忍和毅力才能完成啊！我把這事問他，他告訴我，鬼子搜遍了沙洲，除了他和我之外，其餘的人都被捕了，他花了三四個鐘頭的時間才找到我，爲了找我，想了各種辦法，是他學的蠅蠅叫，也是他划船呼喊的。他接着說：「……要是找不到你，我怎麼交代啊！講實話，我寧願送上這條命，也不想受那份難過。東洋人去了以後，我把全沙洲用手都摸遍了，沒有你；後來我划着小船在水邊尋找，怕你跌到水裏去。忽然聽見有人「哦——哦——」地叫，順着聲音找去才發現了你。老天，你受了傷，不省人事，我把你抬到船上就禁不住淌眼淚了。黨交給我的任務，我做了些什麼呢？還好，你的心口還有氣，我就揹着你上了岸，到哪裏去呢？我想陳大媽這裏安全，就爬過了東洋人的崗哨，到此地來了……」

他的聲音水一樣平靜地流着，我的心裏却激烈地顫抖起來。看着這位滿面皺紋的老同

志，在他的發黃的臉上露出一種懇切坦白的神情，我突然抓住他裸着的膀子，兩眼充滿了淚水……

正在這時，一聲雞叫，天亮了。陳大媽忽然氣憤憤地趕到門口：「這瘟雞，叫東洋人聽見還得了！」

吳仁貴問：「你還餵着雞？」

當時在那種環境養雞可不易，鬼子到處搜尋，哪能留得住？所以吳仁貴一聽說陳大媽有雞，不免有些驚喜。

陳大媽說：「兩隻雞，留着牠不容易，提心吊胆，可是不管怎麼着也不能叫他們搜了去！」說着，開門出去了。

門外透進來一縷晦暗的光綫，早晨有着濃霧。吳仁貴站在門前往外望了望，回頭向我說：「天亮了，我要走了，出去聯絡聯絡，給組織報個信！」

我說：「那也好，你可要當心，能聯絡上支隊，務必帶個指示來！」

他點點頭，緊了緊腰帶剛要出去，又回頭說：「你的傷都拿鹽水洗過了，晚上看看怎麼樣，此地就是缺藥。」

我說：「不要緊，你放心吧。」

他又注視了我一會，露出一個使我難忘的親切表情，就走了。在門外還和陳大媽囁咕了一陣。

到了早晨，我就聽見陳大媽在院子裏磨刀，一會，她濺了兩手血進來了。我驚訝地問：「幹什麼啦？」

「殺雞，給你煮湯！」說的很乾脆。

我一楞，結結巴巴地說：「那怎麼好，你的雞……」

「治病要緊！沒得藥怎辦！雞湯是養身子的！」

我說不出話來，只是望着她僵僵的背影，心裏說：「媽媽，你真好哪！」

雞湯還沒有煮好，我就迷迷糊糊地睡了。約莫過了很長的時間，我被一聲清脆的金屬聲驚醒，接着聽到有個人在院子裏粗聲大笑。

「哈哈……！」

是鬼子！我的神經馬上拉緊了。

又聽得陳大媽喊：「這不行！這不行！」……可是聲音越來越低，然後，大門嘭地響了一聲，什麼聲息也沒有了。

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。我試圖坐起來，忍着痛試了幾次，才扶着床沿一步步走到門